

勞動界

第七冊

九年九月廿六日

七日一冊 每星期日
出版 每冊銅子二枚
總經售處上海法大馬路
大自鳴鐘對面新青年社

演說

●價值和公道

玄虛

弟兄們！『爲什麼布，米，磚頭，瓦片，會值錢呢？』因爲是人工做出來的。

『爲什麼銅，鐵，錫，鉛，也會有價值呢？』因爲是人工鍛鍊出來的。

『那麼，煤炭爲什麼也要化錢去買呢？』因爲是人工取得來的。

『爲什麼同是人工做出來的東西，皮鞋比布鞋價值貴，布鞋又比草鞋貴呢？』因爲人工費得越多的東西，價值就越貴；人工少費錢，價值就便宜些。但是凡拿來交易買賣的東西，沒有不經過勞動者底工作的。

照這樣看來，值價錢的不是東西底本身，是勞動者底工作。所以做工的人要拿工錢的。

勞働者要工錢，就是賣我們自己的工。買貨就是買工，買工就是買貨；賣貨就是賣工，賣工就是賣貨。貨就是工，工就是貨。

這些買賣行為裏面，有一樁很蹊蹺的事，便是我們到商店裏去買東西，那東西底價值，是要商店定的；行東，廠主，雇主，向我們勞働者買工，工底價值，卻要行東，廠主，雇主定的。我們自己底工，要他們定價值；由我們的工做出來底貨物，也要他們定價值。我們挑的抬的搬的送的磨的一天一天賣出便宜的工去，我們吃的穿的用的又一樣一樣買回很貴的東西來。我們不能化草鞋錢買布鞋皮鞋，他們倒能夠化草鞋工錢來買布鞋皮鞋的工，這不是一樁很蹊蹺很希奇的事情嗎？

這算『公道』嗎？為什麼勞働者的弟兄們，一向不響呢？

勞働者的弟兄們呵！如果這樣就算『公道』，我們做到死窮到死也沒話說；如果這樣是『不公道的』買賣，那麼，我們自己底工，該不該自己定個價值呢？

我們自己底工，就是我們自己身體上底氣力。我們自己身體上底氣力，又不是偷來搶來掠奪來的，為什麼我們自己不會定價值？為什麼我們自己不定價值！

小說

●工人的滋味

一個機器工人陸阿東，在上海閘北用宏鐵廠裏做了五六年工。阿東是在用宏鐵廠裏做學徒出身的，手藝雖不算十分高強，在一般工人中比較要算熟練的。阿東生成一副銅筋鐵骨，平而且闊的兩隻肩膀，很能擔當辛苦，又配上一片和藹的性情；所以廠主和工頭都很愛他。

一天，用宏鐵廠裏包攬到許多工作，日日夜夜地忙着做趕工。廠裏面乒乒乓乓的鐵錘聲，鐵鏈鏈的引擎聲，和火花汗氣，忙做一團，並不覺到廠外面有什麼無情的風雨，在那裏擺佈窮人。

阿東原來是做日班的：一則工作來得忙，二則遇着米貴的時候許多做工不夠吃飯的工人，因為想加工錢，廠主不肯，就走散了幾個，廠裏一發忙不過來，所以工頭留他做半班夜班，並且答應多給他酒錢。阿東就高高興興的做到半夜。

半夜了。工頭拿了兩角錢給他，他很歡喜的接過手來，笑了一笑。工頭也笑了一笑。

一出廠門，滿天的風雨，一陣撲，把阿東周身的熱汗立刻收了去，換了一身冷雨。他就褪下小衫，蒙頭的一罩，冒着風雨，跑回他那貧民窟裏關門睡覺去。這時候他的肚子可餓了。

黑漆漆的小路，轉了幾個彎，心想這裏是了；抬起頭來却不看見房子在那裏。

『喂呀！房子倒塌了。拆爛污……他們都那裏去了？』

工人投稿

●一個工人的宣言

海軍造船所工人李中

我們少數同聲同類的工人，再聯絡多數同聲同類的工人，成一個大團體。由我們大團體，再聯絡他一大團體，以成中國一大團體。由中國的大團體，再聯絡他國的大團體，以成世界一大團體。世界團體呀！中國團體呀！我們團體呀！發端就在我們少數工人呢。但是我們少數工人，也有三個要件。

第一要認定我們的地位。我可愛可親的工人呀！到了這個時候，甚麼昏霧黑霾都要開了，甚麼地獄監牢都要破了，甚麼階級束縛都要除了。這個潮流，比天上流來的黃河水，還要利害，還要迅速。任他甚麼人，不會能擋住這個黃河水，不會能塞住他，使他從地下倒流上天去。工人的運動，就是比黃河水還利害還迅速的一種潮流。將來的社會，要使他變個工人的社會；將來的中國，要使他變個工人的中國；將來的世界，要使他變個工人的世界。不是工人，就不能站在工人的社會裏——工人中國裏——工人的世界裏。我們要趕他離開地面，到天上去討生活。我可愛可親的工人呀！俄國已經是工人的俄國，意國將是工人的意國了，英國將是工人的英國了。這個潮流，快到中國來了。我們工人就是這個潮流的主人翁，這個潮流的主人翁，就要產生工人的中國。我們可是要這點了解

呢？

第二要貫徹我們的聯絡。我們要產生工人的中國，首先就要工人聯絡。有少數的聯絡，有團體的聯絡，有鄉村的聯絡，有都市的聯絡，有本國的聯絡，有世界的聯絡，在同職業的聯絡，有同產業的聯絡。我們自己造的房子，自己住下罷！自己耕的谷米，自己吃下罷！自己織的絲，縫麻的衣裳，自己穿下罷。不要給與那些流氓，白住的，白吃的，白穿的。我們自己做的鐵道！自己管下罷，自己造的輪船，自己駛下罷！自己做的刀槍！自己使下罷！自己開的工場！自己佔下罷。不要給予那些強盜政府，和強盜資本家，強管的，強駛的，強佔的。最可惡的，他們得了便宜，還不要緊，還要虐待我們給他便宜的人。甚麼每天九點鐘的工作，十二點鐘的工作，十四點鐘的工作。甚麼每天角多錢一天，兩三角錢一天。弄得我們吃的是臭的，穿的是臭的，住的是臭的，處處是一個痛苦到了極點的。這個情形，我常要灰起臉來，吊下淚來。我們是不是要大聯絡，去解決這個時間和工錢問題，再去解決那一些『自己住』『自己吃』『自己穿』『自己管』『自己駛』『自己使』『自己佔』的問題。但是我們不貫徹聯絡，就會沒有力量。

第三要，要奮發我們的熱心。吾們工人，最好一方面是做工，一方面是聯絡。做工是各人的天職，聯絡是成功的手段。終其身可以不變的。——可以積極的。

『海軍船工李中』

國內勞動界

最近勞動界罷工運動一班

(接前)

吳芳

(十二)蘇州(十三)漢陽(十四)松江(十五)九江

(續前)蘇州機業工人，因米貴罷工，擁至王義豐莊，一言不合，便與北區警察大起衝突，巡士見勢頭不好，立將大門關閉古市巷廟巷等處的交通一概斷絕了，各商家紛紛閉門，商團得信，出來維持現狀，警廳也派警隊彈壓，并拘去機匠陳阿金等十七人，解送吳縣公署發落。機匠數百人，又擁至縣署要求釋放，溫知事便照他們要求釋放了。隨又擁至鄉市報館，與董事顧某為難，并毆傷調人周菊如，少刻聚集二千多人，仍要求董事到場開會討論，董事不敢出頭，他們飛磚擲石的逼迫起來，警察干涉，便又與警察惡戰了一場，後來還有許多的軍隊，都來了，好似臨大敵一樣，工人便慢慢散了，但警察和工人兩方面，都大受損傷，他們的要求結果，照他們所犧牲的看來，應該不惡，但不知到底怎樣呢？

漢陽鐵廠裏工人，總共有幾千人，從前因得要求增加工資的事，罷了一次工，先是工人的工資每天只有二角的左右，他們所要求增加的，也只有百分之十至二十五，照漢口的錢價計算，只有六分錢，不料廠長和股長，堅執不允，并且用廠長的名義，出一張告示說：「

近來鐵的生意不好，不便加工錢，如果有鬧事的，定即派警嚴行拿辦，「全廠的工人，見了這張告示，越發憤激得了不得。於是實行罷工，加入罷工的工人，有八百多人，工廠人員看見這樣情形，就把警察調得來，想把八百多人一齊趕出廠外，以此工人與警察便衝突起來，轟轟烈烈的鬧了一回。反給警察鬧輸了，一部分工人也相率去了。工人離廠以後，化鐵爐就不能化鐵，後來另招了些新工，又不濟事，只得照工人的要求加些工資，只望罷工工人回廠，無奈那些罷工的工人，沒有團體的組織，一時也不容易集合，工廠裏人員沒有辦法，只得將化鐵爐暫行停閉。但每日所受損失，比加工人的工資，還要大些，你看這又何必呢？

松江西車站黃包車警局每月只收取月照大洋六角，向來沒有把章程公布，又沒有訂專章，巡官馬文濤不曉得為什麼恨了車夫，唆崗警不許人力車拖過大街，就是郵件也不許拖過，並扭一個車夫赴警局，不料多數車夫得了這個信，便完全罷工，馬見車夫的勢頭來得不好，便把扭來的車夫開釋了。并向局長要求以後的郵件，不准裝人力車拖過大街，局長曉得他是一片私心，不答應他，他也就不好如何了。

九江小工起卸輪船貨物，向來每件索力錢銅元二枚或三枚不等。商會忽於日前開會，議決每件，只准給銅元一枚，并且不報告官廳，便與外國公署商量查照辦理，各小工得了這個信，憤怒的很，便要罷工。傅道尹也寫信質問商會，說他不體惜工人的困苦，又先和外國公署商量，手給也大錯。這商會真好似害心病的人一般，也不想前前後後，胡亂的做，當

然是不行了。聽說工人準備商會，實行減工資，即要一律停工。

●湖州烟夥索加薪水的結果

湖州各烟業夥友，要求增加薪水，湖州各烟號，大都一律照行。獨有陸集成蘭記號不顧大局，硬不肯依允，但祇只肯加給每夥一年津貼六元。現在各夥以爲他店中既不顧體面，決議到本年年終，全體歇業。至於別店的夥友，也一律贊助，不受那店之聘請。這事到這樣總算了結。

●杭州米工要求增加工資

近來杭城全體米工舉代表胡其東等八個人，分赴各公署去要求加給工資。曾經杭縣王知事寫信到杭州總商會，傳集米董李小寶等，再三勸諭他們，那般米董僅僅只肯允加給一成。聽說各工人還不服，還想籌算別的對付方法。

●杭州油漆業夥友要求增加工資

杭州城內城外的油漆業夥友，因爲現在米糧貴，生計難得好過，於是邀集各店東在公所開茶話會，要求每工增加工資洋四分。各店東起初以爲營業清淡，不肯答應。後因各夥友再三懇請要求，各店東纔允許只加洋二分。現在各夥友已經有多數承認了，定於中秋節

實行起，二十一日通告各店夥友知照了。

北京女工的生活狀況

▲賣取馬菜的婦女，北京鄉裏，每年到了三四月間，平地跟土坡上，生長一種植物，叫做取馬菜。北京的飯館飯莊，都愛用他做小菜，住戶人家，也有吃的。鄉裏的婦女，到了三四月間，都拿小刀在土地裏挖取馬菜的芽兒，挖的取馬菜，裝滿了筐子，再拿涼水沖洗一次，把泥土洗淨了，然後再裝入筐子裏，挑進城內發賣，每斤也要賣三四個銅元。

▲摘青菜的女工，北京城外菜園子很多，一年四季，所出產的菜，却也不少，四鄉的婦女，專門做洗摘青菜的生活，一天到晚，也要掙一兩吊錢。北方蔬菜長成了的時候，拔出來擇去爛的不要，摘出十斤韭菜，也可得銅子二三枚。有小紅水蘿蔔的時候，由地裏拔出來，用水洗淨了，再拿着桿皮，五六個水蘿蔔網在一塊，叫着一把，細一百把，掙上錢銅元十餘枚。鄉下婦女，勤苦耐勞，做這營業的很多。

▲汽水廠的女工，他們所做的工，是洗刷玻璃瓶，黏貼汽水公司紙牌號等等。做工的婦女，都是每天早晨起來，就到汽水公司做工，到了太陽快落的時候，才能休息回家，每天的早飯，都是買現成的食物吃，不准出來吃早飯，每天的工錢，有銅元二十枚的，也有銅元三十枚的，汽水廠內有外國婦女，隨時監察，不准做工的婦女，偷閒躲懶。

▲回教婦女的生活，北京內外城賣食物的，回教人佔多數，如粽子，油炸糕，豆腐腦，油

餅，湯麵餃，芝麻醬，燒餅，年糕，涼糕，豆麵糕等物，多半是回教人賣的。賣食物的是男子，却是婦女在家中做得食物，把男子出去賣的。什麼到了五月間，包粽子真個是整夜的不睡覺，那種勤苦的情形，除了四鄉的婦女以外，城裏頭好吃懶做的婦女，實在比不上。

本埠勞動界

●小工起貨壓死

堆裝小工揚州人小爲子，於十三日下午六點鐘光景，在虹口公和祥碼頭來復英公司輪船上起卸鋼鐵的時候，那起貨機器的鐵鉤，鉤鐵不穩，起到中間，忽然墜下來，壓在他底身上，當即斷氣而死。後經工頭通知他底家屬，先來備棺收殮；十四日又與同他底家屬到那輪船公司去懇求撫恤，不知有撫恤的多少？

●小工被電車碾斃

小工楊銀山向在法界工部局做工的，前幾天他在法租界大馬路做工，電車到了他底身前了，他還是俯首洒水，以致碾傷要害的地方而死。這事弄到吃官司，審判官說這是死者自己不小心的緣故，叫那個電車公司去撫恤點罷。

●工人做工跌死

北京路口浦灘怡和洋行新建房屋，由怡義宜昌泰營造廠日夜建築的。二十晚上，有某

工人者，失足從高墮下，跌傷得極重，當由工頭叫得老巡捕房一百六十七號英捕來，雇車送到仁濟醫院去醫治，到了醫院，已經氣絕傷命了。後將屍車送到驗屍所去，不知怎樣了結？

●學徒碰死

二十日下午四點鐘光景，戈登路和樂里某皮鞋店的學徒，因事走得很快，撞在附近某店的牌門上，牌門一齊倒下來，將那學徒底頭顱碰破，腦漿迸流，當即暈倒於地。由戈登路捕房的西洋巡捕看見，立即派英捕僱車送到仁濟醫院去，到了醫院，還沒有醫治，已經死了。後來只好將屍先送入驗屍所去。

●小工運貨壓傷船夥

二十日船戶揚掌因底駁船，在招商局華棧碼頭裝貨，小工黃三，搬運貨物不慎（？），把小船夥店和尙壓傷得狠利害。當經鄰船，將小工黃三扭交水巡捕房，一面報告駁船公所，寫信給捕房。這事現在赴廳驗傷起訴了。

●小工算工賬打起架來

小工王長玉和同伴胡金英，在十五一天，因為笑取工賬不合，以致打起架來。王長玉被胡金英打傷頭面，當被警察拘送到地方廳，訊供一回，判決胡金英押起來，王長玉發堂去

醫治。

●工匠做工跌死

浦東洋涇鎮人陳錫泉，年紀有三十多歲，向在高昌廟江南造船所做冷作工匠。十五日下午，他正在做工，不料被粵幫工匠誤將拉機上底螺絲脫落，一塊鋼板，從很高的地方墮將下來，落在陳錫泉底頭顱上，登時腦漿迸裂，昏絕在地。當場由同伴匠人將那粵幫工匠扭住，後由粵幫工頭出來擔任，叫陳錫泉的家屬先將他昇送到滬北仁濟醫院去救治。然陳錫泉是傷在腦部，不能救治，到了第二天午刻，死在醫院裏，不知怎樣償命？

●南北貨業夥友要求加薪

南北貨業夥友，現在因為米糧很貴，每月五六塊錢的薪水，不能供給一家之用，於是由甯本同業各夥友集會討論，要求各東家，照月加三成薪水，年終要給雙俸。本幫都已應許，惟甯幫美界葉慶和，法界協元祥等祇肯加增月規錢二百文。因此業甯幫者，都很窘迫。聽說他們還想集會討論再接續要求的方法，并預備嚴厲的行動。

●鐵匠爭奪做工

十六日，南市有做鐵業小件的工匠和打軋花刀業的工匠，爭奪做工，以致紊亂定章。兩幫各糾同業，在小西門外茶店吃講茶，因為說話衝突，就互相兇毆，孫元興和那綽號小鐵墩都打傷頭面和手臂。十七日由兩幫領袖顧永生等，邀同雙方在公會評理，並商議解決方

法，再規定同業規章：如查出店主違背規章，亂用夥計，罰洋十元；如夥計貪戀私做，來破壞團體，罰洋五元。以後免得大家再相紊亂。

●兵工廠工人底例假

兵工廠一向的章程，每逢年節國慶，各工匠都可以停工休息，而工匠的工資，按例照給。現在呢，因為部款沒有撥解以來，各工匠在年節停工的工資，也早經沒有了。不過節期休息的事，還是照常有的。

●三新紗廠罷工風潮解決

楊樹浦三新紗廠日夜班男女工人四千多名，因為細紗間女工出紗減少，扣發特別賞洋，釀成全體罷工風潮。現在連日經各工頭向雙方排解後，那廠主已允許將每天日夜所出的紗，逐一過磅，能到一萬五千磅以上的，就給特別賞洋。工人也認可了，所以已經和平解決。十八日早晨，各工人全體到廠，仍舊是照常的去做工了。

●工人責問米業

這幾天米價又漲到十七元了。十八日有坤餘記作場工頭，和王生元水木作等，發起開會，並邀集竹匠聯合會，向米業公所責問。

●電工聯合會第一次評理聯席會議紀略

電器工界聯合會，十九晚上八點鐘在該會事務所開第一次評理聯席會議，職員到了四分

之三，會員到了十分之二。首推主席李恆林報告開會理由和議案；次報告國民大會策進會辦事及經過的情形；再有各處會員約五十人署名，提出對於米價高漲到十七元以外，一家數口，真難度日，況且冬令要到，衣食增加，不得不設法維持生計。先由汪孝康起說這種問題要審慎討論，必須大家想個妥善方法。補救此間米荒，兄弟底意思，對於資本家工人，發一呼籲。望各店東有良好的體恤，不致有別事發生。後由邱阿三說：對於這同各業

加薪，並非少數人的要求，提案人並沒有他種非法行動，當然本會設法諒解，理宜妥受辦理。次由趙金木發言說：鄙人對於工人加薪之事，沒有不贊成之理，但終要切實理由，方可着手調查工人工作程度，雙方感情要保持牢，以不致互傷為妙，希望大家和平辦理。陳岩鹿說：這案本會議是否接受？如作成立案討論，弟意必定要開全體職員緊急會議，求大眾

公決。胡裕廷說：今天的議案，可否由評議部退席另議，本部諸君贊成不贊成？大家都贊同，評議部就退到隔壁房裏去會議，後來表決的：（一）加薪案，由各會員自由團結辦理，本會員對內對外雙方維持的責任。（二）中秋節過後，要開會員全體大會，繼上次年會；拍照事準在十五日下午二時，定本期星三分發通告。（三）各部辦事的日程，由各部自定。

（四）發通告，夜校學生趕緊上課。（五）張榮棠提議，本會匡濟科應做的事，理應籌備基本金，并預備棺木寄存甯波會館，本會裏的人，如有流離無力者，可到本會來報告，經本會派人調查確實，方可領取。衆贊成，并對會員發一意見書，籌募這項款。當時有張茂生捐十元，張榮棠捐十元，趙金木捐五元，邱阿三捐三元，汪孝康捐五元，胡裕廷捐三元，郭對

寶捐五元、陳名辰捐兩元、王錦林捐一元、楊金龍捐五元、周元才捐一元、顧寶龍捐一元、林寶卿捐一元、共計大洋五十二元。最後介紹科報告浦口某公司，要聘用電機師一人，本會會員如有合格者，可到本會來接洽去充任。這次會議，開到十二點鐘，終由主席宣告散會。

●西洋巡捕和汽車夫爭執車資

十九日江灣賽馬，有汽車在沿途載客，每人取洋一元。有哈爾濱捕房裏的西洋巡捕愛思川恩琴，因車資爭執，和汽車夫衝突起來，一時四面看的人很多。那個巡捕突然拿出手鎗，要想開放了，後被六區一分所崗警所捉去，手鎗雖未及開放，旁人張菊泉底眼角早被碰傷了。

●請派警隊彈壓女工

上海調北亞豐寶康協記三泰久成等各繅絲廠裏女工很多，前因米貴問題罷工也有好幾次，雖說模模糊糊的解決了，但工人方面，還有幾個女工被押在警署裏。後來各女工聽說警署還要把那被押的女工送到警廳裏懲辦，所以都胸懷不平，仍相約罷工。各廠主使，往警署請派警隊駐廠彈壓。唉！軟弱的女工，每日做了十幾點鐘的工，真是勞苦得要死，那些工廠主用種種的刻薄手段，還以為不足，又請些警隊來做他們的帮手，做工的人，真只有一條死路呢！

國外勞動界

●意國工人沒有達到完全目的

▲十四日倫敦路透電說：據米蘭最近的消息，意國極端派的工人，主張立即沒收全國工廠。但是這種主張，不能通過，故工人氣餒，現在稍為鎮靜些。勞工聯合會即指揮罷工風潮者，現在已經向五金工人徵求意見，解決時局，該聯合會贊成以工人管理工廠。

通信

李中先生：

前天你給我底信，我已讀過了。你說星期二下午三四點鐘要我廠裏來，同我會面。這個時候，我狠希望你來的，不曉得，你爲了什麼的緣故不來呢？

現在你想發起。『一個機器工會』，這是我很贊成的，因爲我們中國現在所有的公所，都是店東把持的，所有的工會，也多是政客假托的。我們真正的勞働界，實在掛了一塊『有名無實』的招牌呵！

現在你與獨秀先生所訂的『機器工會』章程，謝謝你，不曉得，你肯給我一份嗎？

祝你所發起的『機器工會』努力！進行！

祝先生的身體康健！九，九，十八，文煥。

本社特別啓事

仲淵，慕癡，顏啓烈，邱伯年，和工商友誼會諸先生：
諸位來信都收到了，請於下星期三（即二十九號）午前九時枉駕法界寶昌路漁陽里六號外國語學社，開一會議，以便面商關於『店員週刊』一切進行的事。我們對於諸位來信未及一作覆，附此道歉。

秀松漢俊獨秀同白